

無求齋莊子集成續編
(三)

嚴靈峯編輯

藝文印書館印行

莊子解

成都楊慎著

鄧瑯焦竑編

汝南桂有根校

莊子解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
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
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
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狔乃
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
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
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
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卽
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
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
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百八載作者之意
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羅勉道莊
子循本序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

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嚮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擅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愚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克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
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李白用
其語爲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
含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
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爲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
悲晉人語本自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宜爲李蘇兩
公之欣賞也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爲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

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穎濱評

穎濱云莊周養生一篇讀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陳碧虛景元語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

逍遙遊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播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其名爲鯢

內則卯醬讀作鯢醬國語魚禁鯢鮪皆以鯢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間端又南史吉昝傳鯢鮪蟻蟻尚貪其生

野馬

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

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鷺鳩鷺一作學

崔譔曰鷺音滑滑鳩一名滑雕司馬彪曰本又作鷺音同陸機曰斑鳩也

肌膚若冰雪

冰讀作凝蓋雪得冷而凝熱而消脂膏亦然爾雖冰脂也舊注義取此

窅然喪其天下

窅音綿若與冥同李願說

不龜手泝泝統

向秀曰龜均拆也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曰如龜
鱗縮也均紀于反周書曰天寒足跼○泝泝統李順
曰統絮也漂絮于水上也泝徐邈音扶經反泝郭象
音恪歷反統音曠

林疑獨註天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
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
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謫者

謫虛交切一作骹梁簡文帝曰風若骹箭去之聲

真人八字義

慮歎變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
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旣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
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佚以自肥佚則縱樂而
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
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
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
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賦芋

芋栗木果也芋今訛作茅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柔杼二字之分

說文柔杼也今之椽斗賦柔謂分椽實與衆徂也杼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爲義從予爲聲但疊之則爲柔並之則爲杼亦猶旱肝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芋從草亦得

援徂徂以爲雌

徧篇而反狙七餘反狙一名葛牂似猿而狗頭喜與
雖猿交又曰狙當作狙狙卽獼猿與獼交俗所恒驗
倪研同音

和之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分也班固作天研注或音
倪爲研越絕計然一作計倪一作計研崔瑗草書狀
研桑所不能計研謂計研也以此互證之則研倪然
古音皆相通蓋云天然也

儵忽渾沌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
也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
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
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盭浪字從亡從皿
音莫浪切則孟與盭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盭浪之
盭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
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
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證
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

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
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
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
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橫他當在麻
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
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
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爲何等語反自詫曰予
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子有
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
施粉黛於足脛綴厲子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

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着意用之於文字中
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
出於已可也

林疑獨夢說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
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
曰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
習非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
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